

短篇小说选

第四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短篇小说选

第四册

(共四册)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主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25 字数 499,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0 本

统一书号: 7150·2193 定价: 1.85 元

目 录

姚雪垠

碉堡风波…………… (1)

差半车麦秸…………… (11)

碧 野

灯笼哨…………… (25)

丘东平

友军的营长…………… (41)

邵荃麟

客人…………… (45)

骆宾基

马小贵和牛连长…………… (60)

刘白羽

黑…………… (70)

枪…………… (93)

无敌三勇士…………… (112)

柳 青

- 地雷..... (124)
土地的儿子..... (149)

草 明

- 陈念慈..... (167)
延安人..... (189)

杨 朔

- 月黑夜..... (199)

周立波

- 纪念..... (214)

赵树理

- 小二黑结婚..... (224)
李有才板话..... (239)
福贵..... (281)
邪不压正..... (294)

马 加

- 母亲..... (334)

周洁夫

- 师徒..... (344)

孙 犁

- 芦花荡..... (354)
荷花淀..... (361)
嘱咐..... (369)

康 濯

- 灾难的明天..... (379)
我的两家房东..... (408)

葛 洛

- 卫生组长..... (429)

思 基

- 我的师傅..... (440)

华 山

- 鸡毛信..... (456)

菡 子

- 纠纷..... (485)

邵子南

- 地雷阵..... (514)

孔 厥

- 苦人儿..... (542)

丁克辛
一天..... (549)

刘 石
真假李板头..... (562)

束 为
红契..... (572)

西 虹
英雄的父亲..... (581)

于黑丁
区委书记..... (594)

秦兆阳
炊事员熊老铁..... (608)

韦君宜
三个朋友..... (621)

周而复
生与死..... (631)

李 纳
煤..... (646)

曾 克

战地婚筵..... (659)

马 烽

村仇..... (674)

碉堡风波

——乡村国难曲

姚雪垠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当都市中成千成万的学生为着救国而罢课、示威、宣传和请愿的时候，在僻远的、闭塞的、土霸王统治下的乡村里，可曾起了怎样的反响？并为这反响而演了怎样的悲剧？都市的读者也许以为那时的伟大运动已经震撼了全世界，乡村里自然也在沸腾着；也许以为乡村在沉默着，冥顽不灵地沉默着；也许以为乡村不沸腾，不沉默，而是在朦胧中感到一种新异的不安，为这而冲动着。但土霸王统治下的乡村景色全不是这样的。它的情形很特殊，在所有的新闻报告中你读不到，在所有时下流行的富于热力的小说中被忽略了，因此它对于都市的读者简直是个谜。

在这时，土霸王的堡寨里，宾客忽然多起来！除掉替土霸王奔走的绅士先生、公务人员、流氓和刺客等等一般常见的人物之外，有具相当野心的退伍军官、有负有特别使命的、从各土霸王、各土匪、各秘密组织派来的代表或联络员。另外吃香的宾客是风水先生和相士。土霸王被这班人包围着，怂恿着，参谋着，野心更加大起来。这年头，这世界谁有枪杆儿会不做英雄梦？他们苦闷了！开始在歧途上徬徨了。究竟同汉奸合作呢，同退伍军官合作呢，还是拿义勇军的名义独树一帜呢？

三条路儿说不定走哪条路儿好。但虽然路线没确定，他们却期待着东亚战事早爆发。为着积极的扩充实力，他们对统治下的民众加紧的剥削着，搜刮着，勒派着。因此，都市的和文明地方的读者再也想不到，土霸王统治下的乡村里，国难催生了许多悲剧，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鲜故事。

当我为着一种可怕的病症，从北平回到这地狱的故乡，经过了几个月的调养而健康恢复之后，就去拜访一位古怪的老友。这家伙是一位高傲的、埋没无名的优秀作家，曾经为写文章攻击一位土霸王碰过几回要命的钉子，如今是寒蝉样的沉默了。在我见到他之前，许多朋友都告诉我：这家伙因为碰过几回钉子，近来既不见人，也不写作，每天睡觉呀，喝酒呀，赌博呀……总而言之，他简直成了个废料，堕落得不可救药。但奇怪得很，这家伙对着我却仍然象以前的热血蓬勃，并不表示消极、沮丧、畏怯，也锁不住满腹牢骚。对着我，他尽情的谩骂了所有的土霸王、著名的绅士先生和卑鄙而昏庸的县长，之后，从抽屉里捡出来一本新近的著作交给我，嘱咐我看毕了还给他。这是一本用世界语写成的通信集，描写着土霸王统治下的农民生活。我的朋友是一位有相当修养的世界语者，为着减少生命的危险，他不得不用一种为土霸王手下的文人们所不认识的文字，把这地方民众的种种苦痛，报告给世界各地的读者。如今我要介绍的是这本题作《故乡书简》中的第一篇。

“我的故乡如今正是午夜，无边际、无尽厚的黑暗压着所有的人和物。”这篇通信用如上的语句开始，接着写道：“在几乎是无尽长的黑夜里，朋友，你可以想象出民众是用怎样焦急的心情在期待着天明。虽然他们的希望的灯火时时会被陡然而起的暴风吹灭，但，你要知道，新的力量象春草样的潜长着。

铲过一回，再生出来的就更加茂盛，更加蔓延。人不是畜生，所以没有人愿意等着死。只要人不断的和死斗争，终究有一天，这些对死斗争的力量将必由分散的变为集体的，薄弱的变为雄厚的，零乱的变为齐一的……

“半月前，一个村子被毁灭了。经过两个钟头的抵抗，村民当场死了四十多个，被拉走了三百多人，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所有的房屋被烧光了。据这几天得到的消息，拉走的人中又有二十多名被铡了。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住在外国，大都市，文明地方，比较上说，你们是有福人。有福人们呵，你们可知道我报告的这件事含着怎样的社会意味？

“这就是僻远的、闭塞的、土霸王统治下的乡村里所弹的国难曲，异样而凄惨，荒唐而辛酸。

“四五年来，每年年雁来时带来些不好的消息，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我的故乡里特别出现了大批的、惊人的消息和谣言。有人说，某国兵已经占领平津和整个河北了。北京城里坐过朝廷，嘿！这消息怎能不惊得天动弹，使整个乡村象锅滚？老婆们想起来传说中的李闯王，从前就只他打进过北京城。他比黄巢还凶残，杀得血流成河，骨堆如山，十字路上搁元宝，没人拾。怕某国兵跟李闯王一样儿不讲理，爱杀人，她们夜里忧愁得睡不着，跪在菩萨面前许愿心，为着儿，为着孙。后来消息更严重，更奇突：说是某国飞机轰炸了省城和郑州；说武胜关以北都要划给某国了；说许昌车站已经被某国兵占据了。最奇怪，几天后竟哄传着某国兵已经到南阳了。南阳离这里只有百来里，消息未免太离奇。但你说离奇么？马上就有人替你证明这消息的确实性好比一圆周等于三百六十度。女学里一位女教员把她的在南阳上学的妹妹的来信拿出来叫同事们看，那信上写道：‘姐姐，这几天局势很紧张，校长

禁止我们出校门，昨天还能听见街上有游行示威的群众喊口号；今天就听不见，据先生们说，某国兵昨夜已经开来了。也许我们今天就会接到什么不祥的命令……’看了这封信，同事们纷纷的争论起来，大部分的教员还坚持着怀疑态度，不肯相信。直到历史教员曾先生举出来历史上的前例证明这事情有充分的可能性之后，全体教员才被这突来的无稽谣言所屈服。曾先生不知从什么书上找出来甲午之战中的两条引《东方兵事纪略》的文字，一条是关于平壤的失陷，道：‘倭卒十余人潜奔城下，以绳梯揉升，而我守军竟不觉；’一条是关于田庄台的失陷，道：‘天未晓，倭别队先从田庄台迤西踏冰渡河，扼我后路，我兵尚酣眠罔觉。’经了这样引经据典的证明，这谣言增加了怎样的声势，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大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其中也不乏为国捐躯之士，但也有少数人，比如一位中学校里的英文教员，他就忽然特别用起功来，把自己关闭在寝室里，拿着一本《初级日文读本》大声读着：‘洼塔苦希、洼塔苦希……阿利麻四……’总之，在亡国的前夜里，知识分子的心思是不同的，步调是不一的，我的亲爱的朋友。

“在乡下，谣言比城里更其多。乡间的消息是从镇上小学校得来的，从区公所和联保处得来的，从过路客人得来的，从退伍军人得来的，从城里人得来的，所以特别离奇，夸张，忽然轰动起来，象一阵雷雨，一次风涛，一次潮，一过去，便寂然，沉闷，没人谈，被忘却。当一切消息都传得厌倦时，人们才知道北京东边已经有二十多县真的没有了。但令人惊骇的倒不是这，而是不知什么人，从什么地方，为爱国的热情驱使，大批寄出的油印的新闻报告。油印的新闻寄到县政府、教育局、各学校和各地方机关来。接到这新闻报告的长官和领袖们，骇了一大跳；但为着秩序、治安、自己的责任问题，就不让别人见，

立刻烧掉。不过消息终于被某个嘴松的家伙吐出来，象三月的杨花满天飞，飞到茶馆里，酒楼上，商店和住户里，又给风一吹，送到乡下人的耳朵里，‘吓，厉害！’人们说，‘××向中国提出了新要求，十三条！’虽然没人能说出十三条的全内容，却都知道新要求要亡中国。广大的群众为这耸听的新闻而关心，而激昂，而愤懑；所有的心弦奏着一个调：

“‘可要死拚了！’

“人们相信大战不久会爆发，因为他们新近接到了两件紧急的公事：积仓谷，修碉堡。朋友，你想也想不到上边派来的委员们和地方绅士们怎样勾结着，假借这两件紧急的公事渔利，弄得整个乡村大哭小叫，鸡犬不宁。……”

在这里，作者不惜笔墨的写出来委员们、土霸王和听土霸王驱使的区长们，他们种种的借端勒索和敲诈。比如，他写道，为着修碉堡，乡下所有的庙宇全扒掉，然而额外又派有非常多的碉堡费，和碉堡委员的支应费。碉堡委员同一位烂污女人吊上膀，结了婚，殷勤的区长老爷们就叫百姓出礼钱。碉堡修起后，碉堡委员来视察，如果不送点儿人情，你所修筑的碉堡就通体没毛病，还得拆掉重修。只要人情能打动视察者的心，那怕你修筑的碉堡根基不稳，一边墙直，一边墙歪，中间裂开了一道宽缝，危险万分，也可以马虎了事。关于这位碉堡委员下乡的声势，作者也有一大段描写，而用如下的字句结束道：

“他，这位下乡来山摇地动的碉堡委员，可想而知是一位在省城里找不着差使的闲汉，甚至困得没饭吃，没衣穿，没有零钱坐车。凭着一双旧皮鞋，终天找机会，钻门子，东奔西跑，一旦时运转来，托人写了十几封荐信，蒙厅长或者科长怜见，赏给这个每月二十元的临时差遣。大饿之后必要有一阵

狼吞虎咽，他尽可能的往腰包里弄子儿，也是必然之势。在下县做县长的哪一个不是满身弊病，最怕有人到省里说他的坏话，所以对于这位委员老爷也不管心里佩服不佩服，表面上只得恭维。城里的绅士先生，大半是些没见过火车的老朽蠢物，不知道所谓省城也者是怎样一个地方，也看不出委员老爷有几斤几两，既然县长恭维他，谁还不低三下四的巴结逢迎？至于土霸王们和区长们，委员的胡作乱为同他们的利益不但没冲突，而且还有互相勾结的必要，当然不能不巴结。因为上边这种种原因，委员老爷临出省在旧衣铺里买的一领绸袍子，一到县里就换成价值百元以上的狐皮袍了；下乡来骑着大马，跟着护兵，任意吊打保长，横行无忌，自然也就不足怪了。

“这样一来，民众为着国难而兴奋，也为着国难而受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着外来的侵略者，一方面也痛恨着所谓忧心谋国的同胞们，象上边所提到的委员、县长、绅士先生、土霸王和区长之流。”

描写了当时乡村的各方面之后，作者就跟着叙写一件悲剧故事。读者也许还记得在这篇通信开始时曾提到一个村子怎样被毁灭，下而的文章就是补叙这个村子毁灭的经过和原因。他用了一般作家常用的转弯抹角的手法，笔尖一转，归入本题，把读者引到这村子的边子之后，便写道：

“这村子叫做安康村，有一二百户人家。委员老爷除派他们不小数目的碉堡费之外，又叫他们在一个月之内修起两座碉堡来。然而他们差不多都是穷人，附近又没有可扒的庙宇，这命令对他们确是一个大大的难题。他们的保长也是这村里人，是一位富于热血的老头子。他当过兵，到过南国也到过北国，他爱南国的秀丽和妩媚，也爱北国的雄壮和单纯。关于国难的各种消息和谣言，常使他愤慨的谩骂着，悲哀的心头上现

出一幅充满了生之力的原野画：早晨，角声吹动，羊群，牛群，马群，骆驼群，象流云，象旋风，象出塞的远征队，出现在蓝天下，草地上，沙漠外，傍着山岳和河流。当奉到修碉堡的命令时，他不但欣然的要立刻执行，而且兴奋得几乎流出泪来了。经过了一次讨论，这位热心的老头子就把自己住不清的三间房子拆掉。他说，‘拆了去修碉堡，救国是大事。等年光平稳了，大家再替我盖起来。’但这是不够的，又加上从别处搜来的几百砖头，才把一座碉堡修起。要修筑另一座就不得不——

“‘挖康王墓，’老头子说出他的主意来，‘康王墓上砖头多。’

“‘挖墓是犯法的，行么？’有人提出来异议。

“‘我在城里问过修志处的有学问人，说那是附会，压根儿就没有啥他娘的康王墓。’

“‘可是看样子倒象个冢子。’

“‘是房子，’老头子坚决的说。‘洪武二年，咱这儿涨了大水，差不多的房子都被黄水冲走，泡塌，埋在黄泥里。挖挖看，从前也许这儿有一座大庙宇。’

“老头子的猜想是对的，人们照着所谓康王墓的那个高坨堆挖下去，果然除掉古旧的大砖头、碎瓦砾、和朽掉的木材之外，什么也没有见到。如果说曾检出什么什物的话，也不过是几口生锈的破锅和一些破碎的瓷器之类。然而谣言出来了：安康村的人得了宝物，发了外财，成了羡慕、嫉妒、敲诈和掠夺的唯一对象。有人说从康王墓里挖出来的珍珠有两升子，而其中就有一颗无价之宝的夜明珠。有人说墓里不但有很多的宋瓷，并且还有一对汉代的瓷插瓶，周代的一口古琴。自然，墓里边也少不掉金子、玛瑙、珊瑚、琥珀、玉石镯子和宝剑之类。总之，乡下人谈不到有考古学的常识，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宝物

的名子都塞进康王墓里，然后再羡慕着这班挖墓人的天大的幸运。

“一位土霸王派人来村子里要那口宝剑。一位区长老爷派人来要玉石镯子，据说戴上出土的镯子，那怕人从树杪上掉下来，也不会摔坏身体。村里人没有办法，只得托人去说好话，但结果还得送许多人情了事。谣言传进城里，也大大的轰动起来。有一位驻军的团副，就连夜派人去把安康村的保长捕来，锁在自己公馆里，让护兵在窗子外散放着要枪毙的消息。可怜的老保长黑夜间被拴进城来，关进小屋里，并不知道拘押的地方是团部，是班房，还是一位军官的私宅。然而宝物是没有的，只好等待着枪毙。这案子一直等到那位团副查明了所有的传说尽是谣言之后，才同情的叹了一口气，骂自己倒霉，问老保长要了两支手枪，把他开释。老保长里然也明白了敲诈他的是怎样一位人物，和是一种怎样秘密的绑票行为，但他没有敢告状，捶一捶胸脯，咽下去一口气，回家了。”

作者在下面写了老保长的因气愤而死，和当时几位有力量的绅士先生对安康村所起的种种阴谋。但照原文介绍出来又得费大篇笔墨，为着节省读者的时间和精力起见，我看还是省去的好。这儿我只译出他描写县长得到挖康王墓的报告后的情形，以饷读者——

“县长得到报告之后，表面上虽然十分震怒，心里却非常高兴，不用说，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为着这案子必须向上司呈报，他就边下手谕扣留所有古物及拘捕挖墓人犯，边叫书记处找来一部县志，查考康王墓的来历和其有关材料。翻开了县志的首卷，看了几幅图表，使他对于这部书的可靠性起了十二分的怀疑。图中有一幅很幽雅的山水画，山后边露出来一角古城，题做‘金山浮翠’；而事实上，谁都知道：直到离县

城五十里之外才有很小的土山，城附近是连个土丘也找不到。仿佛修志的照规矩要给每县都编造出‘八景’来，于是城之一角就假想有山有水，是一处风景幽美的地方了。虽然这部书是如此荒唐，并不妨碍他搜罗证据，县长于微笑中翻到记载古迹的第八卷。这一卷分为‘藩封’、‘胜迹’、‘冢墓’、‘寺观’四部，县长从‘冢墓’部详细的看下去——

“‘五冢在县东南五十里。

“‘长冢在县西十里。

“‘青冢在县西九十里。

“‘黄冢在县西南十三里。

“‘……’

“修志者在以上七八条类似的记载之后加了一句按语：‘以上俱失考。’跟着又记载了三十多条，甚至连功名小得可怜的人物的坟墓都记载着，竟把埋藏着大批宝物的康王墓忽略掉，连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到。县长的沉重的两只沙眼已经昏花起来，又耐着性子从头读了一遍，结果依旧是查访无看。用手巾揩去了眼角的排泄物，他只好到‘藩封’部里寻找这位康王的下落。花费了不少精力，康王到底给他找着了。不过只短短的几句，并没提到坟墓的事情：

“‘唐——康王元裕，高祖子；贞观五年始王爵，十一年徙；王薨，无子。’

“县长气得出了一身汗，从椅子上跳起来，两只手紧紧抓着志书，瞪着一双沙眼骂道：

“‘混蛋！怎么不提他葬在哪儿呢？’

“失望之余，县长愤愤的把刚写的手谕撕碎，摔进字纸篓中，颓然倒在靠椅里，点起一支哈德门，慢慢的吸着，两只眼呆盯着墙上贴的‘奉令禁吸纸烟’的红纸条儿出神。楞怔了半

天，从嘴角喃喃的添出来几个字：

“要是再滚上添个字……”

以下，作者又写了一段关于碉堡委员怎样借视察碉堡的名义到村子里探问宝物的消息，怎样看见碉堡只修起来一座而暴怒起来，把保甲长重重处罚了一回。但读者既明白那位委员老爷是怎样一位人物，这些必有的事情，我想即让不介绍，也可以想得出来。我们且看作者写这村子的毁灭道：

“一个早晨，几百土匪为劫掠宝贝袭进了村子，经过两个钟头势力悬殊的抵御战，除掉一座碉堡之外，所有的宅子都被打开了。在鏖战的当儿，区长得到了报告，用电话向县长告急，县长正在财务委员会同几位绅士先生打牌，向站在后边的科长说，‘知道了。……东风！……啊呀，你打的是……知道了，你先走，我马上就回去发命令……碰！……’散场的时候已经在一个钟头以后，因为打了一夜牌，瞌睡得要命，县长一回公馆就睡着了。区长等不着回话，便向团部求救。而长马上命令一营人集合，出发，但不知怎么，十五里路程竟走了两个多钟头，一直到安康村成了一片废墟，援兵才耀武扬威的赶到。这个有一二百户的村子，朋友，就这样的所谓‘玉——石俱焚’了。”

在这篇通信的结尾处，作者又述说出安康村毁灭后出现的一个谣言，说那股土匪是受某一个土霸王的唆使而来的，子弹由土霸王帮助，掠来的宝物自然也分给他一部分。遵从作者的嘱咐，这一段文字我暂不译出。不过我得告诉你，亲爱的读者先生，所谓土霸王就是山大王式的民团首领和收抚的土匪头儿。

（一九三六年八月）

（录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